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八回 下潮州師徒報仇 游金山白蛇討封

詩曰： 義俠師徒三下潮，姦夫淫婦命難饒。
只因盜印希奇案，三罪同邀赦宥條。

話說林勝在監中別了師父，出了牢門，到家對母親說知，即刻起身，望省城趕來，在路無話，不一日已到省城西禪寺，見了至善禪師，哭拜在地。至善扶起，問知黃坤被害在獄中，心中也覺悲慘，隨即對眾人說知，即帶了方世玉、胡惠乾同林勝，仍由潮州旱路趕來。此時館中諸徒，唯有胡惠乾報仇心切，專心苦練。那世玉是自小習練，手腳精便，性情靈巧。這二人最得至善歡悅，已得秘傳工夫，所以帶他二人，叫林勝引路，向府城進發。四人到了府城，天色已晚，共到林勝家，見了他母親，彼此見禮畢，款待晚膳，度過一宿。

次日絕早，林勝起來，引他師徒到海陽縣監前後左右窺探一番，回來叫林勝下午先去通知黃坤，又叫帶□兩銀子進獄中賞辦酒菜，請各獄卒飲酒，以便行事。四人商議妥當，已到申刻，林勝到監中見了師父，通知此事，出來與獄卒見禮道：「我師父感眾位照料，無以為報，今命我備一東道，請各位一醉。」隨在懷中取出銀子，送予眾人買辦酒菜，就在夜間開懷暢飲。林勝極力奉承，再三勸飲，將到醉時，就下了蒙汗藥。這時已至二更，早見至善從屋上跳下來，取出鐵尺，打開黃坤鑰鑰，二人齊縱上屋而去。林勝也混了出來，回家將母親藏在鄉間，當下五人會齊，飛出城牆，望省城大路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各獄卒酒醒，方知黃坤走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報官。縣主大怒，重責獄卒，一面懸賞拘拿，查起根由，方悉是林勝所為。即將他住屋封鎖，一面移文鄰近州縣，協同緝捕。其時乃是正月初一日，且將此事放在一邊。

再表五人一路奔到西禪寺，已是正月初九午後了。館中各人接見，黃坤拜謝師父救命之恩，又與各師兄弟見了禮，林勝說起姦夫淫婦的狠毒，斷難放過。黃坤道：「求師父索性替我報了冤仇吧。」至善應允，便道：「我為你再走一遭，唯須稍候幾天，待他們查緝稍鬆，再去不遲。」就叫黃坤教授他們技藝，因他曾做過教頭，工夫本領也與至善相仿，且精神還比至善強，各人倒也歡喜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到了二月初一，至善就帶了方世玉、林勝起程。正是仲春天氣，雨水連綿，行路不便，就搭了老隆船，望歧嶺進發，由惠州河直上龍川，過嶺走七渡河口，向下而行，半月方到潮州，船靠竹排門外。師徒上岸往竹枝山青竹寺，此寺乃是少林寺分院，主持名烏空和尚。當有小沙彌通報進後，烏空即忙出來迎接進去，就問道：「師兄現從何處雲遊至此，這一位想是令徒了，近聞黃坤被誣為盜，於上月越獄，縣官追捕甚緊。」至善點頭，即暗下對他說知。烏空道：「馬釗群這狗才，□分可惡，去年想占本寺山田，幸遇太守廉明，將他斥退才罷了，師兄若來結果他，務要機密方好。」至善稱是。次日就同林勝到馬家莊，看了門路，又到黃坤家踏了路境，回到寺中，飽餐齋膳。到晚間同世玉、林勝先到黃家，三人越過牆，托去了房門。

此時已交三鼓，適值馬釗群不在這裡歇宿，甘氏姑嫂從夢中驚起，早被方林二人抽出腰刀，架在她頸上，姑嫂二人連說饒命。林勝道：「你若張聲即殺。」將二淫婦押到至善面前，至善問道：「你這兩個淫婦，聽誰人唆使，下此毒手，當初是何人引誘你與馬釗群通姦，快快招來。」二人見林勝在旁，難以抵賴，只得將二尼引誘如何與馬釗群私通，如何與二尼設計害林勝，直至出首誣控，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，二人說完，叩頭求饒。林勝罵道：「我與你無冤無仇，師父與你有恩有義，我師徒性命險道你兩個淫婦的毒手，我倒要看你兩個的心肝是怎樣的顏色？」就與世玉一齊動手，把兩個淫婦殺死，然後將金銀首飾分繫腰間，就把鮮血在牆上寫下四句泄恨詩。詩曰：

姦夫淫婦太無良，慘害師徒險共亡。
縣官欲問誰人殺，林勝黃坤手自殘。

各事弄妥，三人仍從瓦面跳落爬過城牆來到馬家莊，走過莊橋，惡犬狂吠，林勝取出亂發燒餅丟去，群犬顧著吃，就不能吠，三人跳上瓦面，落下大廳，巧遇更夫走來，被世玉一把抓住，把刀在他臉上晃了兩晃道：「你若高喊，就把你殺了，你說馬釗群在哪裡，我就放你。」更夫道：「他現與姬妾在牡丹亭夜宴作樂。」世玉道：「亭在哪裡？」更夫道：「在後花園中。」世玉將他引至花園門口，說道：「你賣主求生，饒你不得！」一刀殺了。

三人直奔花園，遠見一座八角亭子，裡面燈燭輝煌，笑聲不絕。三人闖了進去，先殺了一個婢女，只見馬釗群與兩個姬妾，脫的赤條條在此行樂，□分可醜。他一見三人持了明晃晃的刀殺將進來，此一驚非小，他本有八分酒意，見得懇求你老人家作主。」至善道：「有事只管說，何必客套？」黃坤道：「娥眉庵這兩個淫尼，害得弟子師徒家破人亡，幾乎性命道她的毒手，若非師父搭救，難有活命，如此大仇，怎生得放過？務求師父回少林之便，取道潮州，一總結果了她方好。」

至善道：「張靜緣李善緣這兩個狗賤人，玷污佛家，敗壞規矩，當時我本要殺她，為地方婦女除一害，因時事急迫，所以忘了，既是你心中放不下她，我便替你收這兩個賤尼便算，只是縣中追捕你二人甚急，賞格又重，此地離潮州不遠，你二人斷難在此棲身，可速收拾行李動身，繞道由韶關過福建，入少林寺暫為躲避。我因館裡一班門徒，未曾學習本人工夫，想帶他們也回少林去。」眾人聞有這路工夫，都願同去。約定三月初由省中水路動身，黃林二人趕忙辦妥各事，就於二月二□五日拜別眾人，先行起程去了。眾人也打點好了，僱了老隆船，到三月初一日辰刻，別了西禪寺和尚，一齊下船，即解纜揚帆，直向潮州而來。這回師徒共□一人，包了兩個艙，其餘搭客貨物倒也不多，一路並無耽誤，渡過峻嶺，不覺就是城府，換船起岸，共走了□三天，閒言不表。

這日到了碼頭，他師徒隨將行李雜物僱人挑往青竹寺，烏空接了進去，就叫做人幫著安頓房屋牀鋪等事，忙了半天才弄停當。烏空心中暗想：「師兄這次帶了許多不安靜的人來，不知又要鬧什麼事呢？」卻又不敢得罪他，便佯問道：「師兄因何回省不久，又同眾位師姪來，有何貴幹？」至善道：「我欲帶他們回少林學習本人工夫，順道到此辦件事。」便附耳說知所辦的事：「並不久留，不過一二天便起程。」烏空聽了，雖然擔心，也無可奈何。隨命道人備了晚膳，眾人用完，至善就與世玉進城，到娥眉庵探路。

只見此庵門面卻不甚高大，看罷趕回寺中，二人忙換了夜行衣，是日因下微雨，月色不明，正好行事。趁著關城門的時候，混入城中，閒遊街市，師徒心中有事，又穿了夜行衣，未便在街市，就在庵後靜守。將交三鼓，二人縱上屋，爬在天窗口探聽，聽見一尼閒談道：「黃坤之事，幸而他不知是你我引線的，若他們曉得，你我也作刀頭之鬼了。」又聽一個答道：「大約是你我早晚拜佛心誠，菩薩暗中保佑也未可知，細想你我雖未曾親手殺過人，那姦淫邪盜謀財害命之事，也不知做了多少，人家說天理昭彰，到底是難以信任。」這個道：「你也說得有理，件件都講天理良心，飯也不用吃了，凡事做得機密，也不妨事。」

兩個淫尼也是惡貫滿盈，這些言語都被他師徒聽得清清楚楚，大怒道：「若不殺這兩個狗賤人，不知還要害多少人呢？」守到燈熄入睡，二人就揭開窗，放下軟梯，至善下來走到牀邊，一刀一個，復將二尼心肝挖出，隨搜著些不義之財約三百餘金，至善就叫世玉在上接了，預備將來賑濟窮人，隨即上了瓦面。就遠遠見有一人蛇行猿縱，快捷非常。至善煉就的一雙夜眼，最能分得清楚，細看亦是同道中人，即命世玉：「在此少候，待我去看來。」就施展飛騰工夫，追將上去。只見那人落了海陽縣衙中，不一刻又上屋出來，如飛的走回潮惠道衙門，只見有個婦人接著，那人就在懷中取出銅印一顆，叫那婦人收好。至善看了好生奇異，隨即由舊路回來，與世玉說知，也不明其故。就即越城回寺，已經是五更三點了，各去安歇。次日起來，將所見之事與眾人說知，本欲即刻動身，因為這件奇事，倒要暫留兩天，探聽一番再走，此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海陽縣主石岐，在昨夜三更失去印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開了側門，從上房各處查看，連地皮多翻了過來，哪裡有一些影子？又見報娥眉庵二尼被殺，劫去財物。石知縣也無心去驗，就委捕廳何福禎前去勘驗。此時石知縣直急得上天無路、入地無門，便想起本府王廷槐是自己同鄉又知己，不如與他去商議，求他設法保全。即叫打轎望潮州府衙門而來，見了知府，即稟明此事。王太守一驚非小，再一想，這事只可以暗訪，不能明查。上臺如若知道、許多不便，隨教他回去告病上來：「所有的公事，要用印的待本府代你代拆代行，你可暗懸重賞，自己再行密查，候過□天半月，再作主意。」石知縣拜謝回衙。

再表欽加按察使銜惠陽潮嘉兵備道賴大鴻，乃是一個海賊頭目，他自小在武當山馮道德手下為徒，學得一身好武藝，今因潮州富厚之地，特用重資捐到此地，本意是剝削百姓脂膏，以供群賊兵响，只因知府王大人是個愛民如子的好官，石知縣雖不甚清正，卻也奉公守法，所以無法弄錢。現因眾賊需要款用，故假公濟私與海陽縣借庫銀萬兩，石岐不肯應承。故此含恨在心，盜印害他。誰知本府與他遮瞞，並不通報，他急了就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第三晚又將知府印也偷去了，當下弄得一府一縣手足無措，急得直要尋死。況且知府因縣中失印之後，就把印隨身帶了不離，他竟有本事，候他睡著了，連袋割去。至善探得明白，就親自到了縣衙，叫差役進去通報予官知道說：「有少林寺僧人至善有緊要機密大事求見。」差役見說，就急忙進去稟官。

石知縣正在憂心如焚，一聽這話，知有些來意，心中大喜，即吩咐開了中門，親自迎出大堂。舉目一看，這和尚頭圓頂平，方面大耳，年紀雖有八旬光景，雙目還是銅鈴一般，相貌堂堂，知是非常之人，便搶步上前施禮道：「不知佛駕光臨，有失迎候，尚祈勿怪。」至善大笑道：「老袖聞使君太爺與太守老爺被人暗算，心中不平，特來解厄，了此心願，但此間不是說話之所，請至裡面再談。」即同石岐走了進來，到了花廳，重新見禮坐下，家丁獻茶，縣主急欲請教。至善道：「請將從人退下，方可奉稟。」縣主即令侍候人等一概退出，至善方將黃坤被誣，自己三次來潮，殺去二尼，在娥眉庵瓦面遇見賴大鴻盜印入道臺衙中等事，細說一遍：「我今特來為使君太守捉賊，取回兩個印信，將功抵罪如何？」

石岐聽了嚇得驚疑不止，便道：「賴道臺原來是個汪洋大盜呀，怪不得前日與下官支借庫銀，因我不允，故而設計陷害，幸得禪師今來相救，不然我與太守必定性命難保。至於那黃坤之事，本來是不明，冤枉了他。馬釗群、甘氏、玉蘭、二尼等死有餘辜，老禪師何罪之有？此案待下官稟明本府註銷就是了。想這賴道臺，是我們上司，又無證據，如何敢到他衙中搜驗？」至善道：「待老袖見了太守，商議一個善法，包管手到拿來。」縣主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下官與老禪師去見本府便了。」吩咐下人不必跟隨，自己就便衣與至善同上府行。王太守慌忙迎人，禮畢，石岐就將前項情節細細稟明，又道：「卑職已經許將此案註銷，現在他說要見太尊，好設法去辦這件事。」

知府聽了連忙向至善稱謝道：「諸事費心，請教怎麼一個辦法？」至善道：「不瞞太守說，老袖想來久矣，這賴大鴻既是不端之人，必有匪徒在他行中，近聞附城各富戶被劫金銀等案，層見疊出，未曾破送一案，雖懸賞購線緝賊，不曾有一個捉到，非他那裡的匪徒而何？今我師徒分開四方，埋伏在瓦面守候數夜，一見他衙中有賊出來便即跟著，待其有賊返署時即將他捉住，帶回衙中審問，訊出他將印信藏在何處，就密稟大憲，會同起賊之後，便可匯奏參他。」府縣聽了點頭稱是。道：「果然妙計，事不宜遲，就從今晚起，煩老禪師帶各位高徒一行，事成後自當重謝。」

至善就別了府縣回青竹寺，派令方世玉守東方，胡惠乾守西方，林勝守北方，自己居南，皆伏於道署四面民房之上，各帶定器械暗號，如遇賊人出來，讓他過去，暗暗跟著，待其有賊回來，可將他捉住，帶回府行。三人遵令分頭而去，是晚果捉得賊人□餘名，回了衙中，府縣會同審問明白，知道印藏藏的所在，立即上省稟明各大憲，就會同各官前往道署，捉拿大盜，搜回二印，王知府即委石知縣暫代府事，即同至善師徒連夜將賴道臺押解上省。不數日到了省城，稟知各大憲，均大為驚異，隨委三司會審，又詳加復勘無異，果是實在情形，只得奏聞請旨，將賴大鴻拿京正法，此是後話。本府待審實之後，蒙上臺仍飭回此任，便與至善師徒回到潮州，即欲厚謝至善，他堅持不受，辭了出來，帶著一班徒弟，回到青竹寺，別了烏空和尚，即日起程，往福建少林寺。

再說聖天子與周日清此時到了金陵，此處是日清家鄉，其母自從將他過繼高客人跟隨出門之後，自己就回鄉居住。此時日清入門，見了母親請安，天子也彼此見了禮，就在書房安歇。日清又慢慢將一路經歷之事及目下定親之事，稟明母親，母子二人□分歡喜，次日起來，預備早飯侍候，天子用完，一同出門，隨到金山寺游玩。一路駕小艇來到山前，見這寺建在江中，□分巍峨雄壯，景象輝煌，到了玉臺書前一望，見往來商船，源源不盡，遠看水色天光，玲挑剔透，果然好一座名勝禪林。聖天子此際滿心歡喜，就在桌前取了一管筆，向牆上題了一首詩云：

龍川竹影幾千秋，雲鎖高峰水自流，
萬里長江飄玉帶，一輪明月滾金球。
遠看西北三千界，勢壓江南□二州，
好景一時看不盡，天緣有分再來游。

寫得筆走龍蛇，一揮而就，即放下筆，走進寺門，只見山門內立了哼哈二將。二門內坐的是四大天王，大雄殿中香煙靄靄，兩游廊□八羅漢皆用金裝，打掃得地方一塵不染。住持機達老和尚，帶領一班僧人出來迎接，請入方丈侍茶，又吩咐廚下備齋相款。聖天子取出香資二□兩，送予當家，略坐一會，看天色尚早，就攜了日清要往山前山後散步。僧人本欲隨行，日清道：「我自認得，不煩引道。」二人走出山門，到處遊玩，將到塔前，忽聞一聲響亮，狂風大作，黑霧之中，出現一條大白蟒蛇，身長五丈有餘，頭如米籬，口似血盆，張牙舞爪，飛風迎來。嚇得日清一交跌倒在地，聖天子此時也著了忙，急在腰間拔出龍泉寶劍，定睛一看，只見那蛇伏在地上，將頭亂點，似朝參一般，方悟他是來求封的，隨喝道：「快現人形！聽朕封贈。」那蛇就在地上一滾，變成一個道姑，跪在地上叩頭。天子即封她為雷峰塔主白氏夫人，在金山寺受萬民香火。白氏謝恩起來，化一陣清風，兩個仙童，一派仙樂，引回本位為神去了。

日清此時定神睜開眼不見妖蛇，連忙爬將起來細問方知是來討封的。看見天色將晚，二人回轉寺中，機達和尚已整備齋筵，盛意款待，是夜就在方丈歇宿。三更時分偶然起來解手，忽聞一陣風聲，一隻黑虎在後追來，嚇的天子大驚。正是：

白蛇已沐皇恩寵，黑虎還求帝德封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